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九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佟公寄園玉蘭再花頌

題畫鳳凰頌

端硯銘

舌硯銘

筆銘

几銘

扇銘

鉛梳銘

有引

火樹銘

有小引

酒算子銘

又

附東海年姪宋琬撰息齋算酒記

我箴

普同塔疏

淨水普同塔疏

西天王寺募建普同塔地藏殿疏

吳江北門外三官殿募建普同塔疏

善緣菴疏

答李大司農書

又答李大司農書

上韓撫院書

議除現總十苦

止健訟芻言

元宵示賑瞽目窮丐

元宵示賑有目乞丐

正月十五日

元宵

正月十五日

元宵

正月十五日

元宵

正月十五日

元宵

正月十五日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九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佟公寄園玉蘭再花頌

古今草木鳥獸之瑞表異著靈者莫不形諸歌詠載
在簡冊匪重其物重其人也其人周召甘棠喬木嗣
響金石矣其人韓范秋霜春露萬彙昭蘇矣惟我佟
公軼駕范韓方軌周召自奉

簡命承宣大江南北八載于茲凡所以蘇民命而培國脉者徽猷美績如萬花齊發四時皆春乃民無以繪其德者物有以呈其祥寄園中之玉蘭再花有以也夫爰爲之頌曰。

倚與長夏爛彼春葩瓊英紛吐半載兩花雨膏流潤棠蔭交加和氣祥徵慶叶邦家。

題畫鳳凰頌

天地人龍韜略填胸。昌期適逢。雄鎮江東。廉勇樹庸。
梧鳳高蹤。勒鼎銘鐘。游膺侯封。

端硯銘

爾體則端爾用甚圓。毋導匪僻磨礪聖賢。毋沾俗趣
點染雲烟。毋溺功利性命。是研毋流殘刻仁濟爲先。
凡有施爲必求問天。當其退藏百世千年。以是號端
名實乃全。

古硯銘

任墨君之環攻磨而不磷。恣穎生之點染涅而不淄。
用有萬變體則如斯。功多勿伐名成勿尸。惟靜惟樸。
爾壽允宜。

見道

陳百史先生評

筆銘

植幹文山。英髦輻輳。爭名藝苑。針芒迸逗。周情孔思。惟爾是資。勒鼎銘鐘。惟爾之庸。勿傳簧舌。以之誣民。勿淬錐鋒。以之殺人。慎韜爾穎。庶免屈撓。墨海涵星。任爾逍遙。

與子瞻先生硯銘同

陳百史先生評

几銘

有。几。橫。窓。繼。塵。勿。容。瞬。息。萬。古。往。來。心。胸。質。厚。而。坦。
與。聖。賢。伍。端。且。潔。兮。焚。香。夜。午。

更絕佻巧

陳百史先生評

扇銘

君。子。之。德。惟。汝。有。之。陽。舒。陰。卷。與。時。推。移。左。右。圖。書。
騷。邪。盈。握。出。入。懷。袖。自。矜。稜。角。

和平 陳百史先生評

鉛梳銘 有引

有友人來自金陵語余烏鬚方盛誇鉛梳凡鬚髮皓然者一梳輒黑一黑便可百日再梳復黑如常士夫之欲仕達者老婦之冀悅其夫衰翁之思悅其少婦者爭相傳購如獲波斯胡變亂黑白迷証老少不經殊甚余感而銘之

爾質類鐵能柔剛而爲櫛爾性非墨能變白而爲黑爾濁亂于仕途鐘鳴漏盡而不息爾周旋于房闥膏枯髓竭而猶餘無望爾之疏滯而通理勞而戢先懼

爾之亂是非矯枉爲直清仕路者在所必黜珍餘
生者尤宜痛疾聽其自然萬事已畢銘之座右徧告
有識

火樹銘 有小引

崇禎辛巳。余備兵南州。節屆上元。雨雪雜下。凝樹成冰。攷之爾雅。雨雪雜下曰霰。又劉向五行傳曰。霰者陰脅陽也。時燕趙齊魯則土寇肆螫。秦豫楚蜀則流氛逞燄。惟江浙之間。稍有寧宇。而又以年荒穀貴。民不聊生。所在洶洶。茲災沴復見于歲首。變不虛生。良可畏也。兀坐荒署。悶極無聊。因命童子截竹爲筒。作花火數樹。以舒悶懷。而戲爲之銘。其形堅其性直。愧紙上之空言。依君子而爲質。有膈

金三才公集卷一
必吐無腸。或匿如泉。斯噴如雷。斯擊如流星。皓月之
乘波而亂。如千軍萬馬之潰圍而出。志本期乎冲霄。
匪風雨之能絀。氣勃鬱乎萬端。凜光芒之難逼。豈曰
良宵之爲玩。今彷彿乎直臣之叫閤。無路而仰天。奮
激宜羣兒望之。辟易而衣冠亦以動色。

酒算子銘

爾質精堅。爾珠便煨。不計錙銖。不較圭撮。與韻客兮。盤桓向樽前兮。活潑不知爾者。以爲錢神之僕隸。其知爾者。直以爲醉鄉之會計。一升一斗。一石非爾不覈。有花有月。有雪思爾更切。

又

呼爾之號。俗不可療。錄爾之功。引人洪濛。太白酒樓。屢借前籌。無功醉鄉。旗鼓高張。一織一塵。從未勞神。斯倉斯箱。更弗縈腸。花明月皎。呈能愈巧。孤館殘更。

周折多情洗盡俗氣。惟存豪氣。換盡俗胎。欲結仙胎。倚歛休哉。令人眉開。

附息齋算酒記

東海年姪宋琬撰

太傅金公致政里居。傲陸賈大夫遺意。分命其子若孫。更番進饋。戒勿得過五簋。雞鶩羊豕蠹鱗生介之屬。不以入庖。醜顧獨於酒取旨焉。鄉大夫以下。無論少長。相率為一品之會。後至者罰。客既集。童子以二算子置几上。公手執其一。而以其一授典客。先校賓主之多寡。次視其飲量之廣狹。俾自承也。曰某也能盡一石。某也能勝幾斗。其不任杯勺者。左右代為之飲。裒益既定。分為東西二曹。而聽令焉。令用骰子六枚。準古臬盧之制。以若干為為限。每勝采一。算酒十觴。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累進有加。毫釐無爽焉。限既盈。公曰止。乃飲西曹酒。而授之算。西曹長擲如限。計其奇贏而進退之。如東曹勝采千。西曹僅得八百。則合飲正二百觴也。

而公亦揮算再復之如是往返數四座客皆專心
領事惟恐錯鉢之或謬以故稠人密坐寂然無譁
參橫月移雖少年壯盛往往有逸去者而公方踞
牀呼白目睽睽如巖下垂余於是乎退而太息知
我公寓意之微雖一快酒間而型家範俗之美存
焉蓋非徒觴疏之善而已漢陰丈人之言曰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算子機之最深者也仕宦則算名
於朝商賈則算利於野莫不鐵心鉢腎朝觚夕羹
一瞬息間罔肯遺策王戎以之營家而遺識青史
安石以之經國而流毒蒼生且夫分曹列隅角立
之象也三爵不識爭嗽之具也我公以嘲風弄月
之餘暇示投壺拾決之譚容溫室之樹無言側弁
之愆弗作獸獸夜飲不醉無歸此殆平泉午橋未
足羨髯其高風而香山至道讓讓以年位相矜其
視公爲何等也昔何曾日食萬錢猶日無下箸處
公之不問家人生產而傳食家庭達矣然而豆無
兼味門乏綺紈之隸又何儉也

今天子銳意昇平。思得黃髮壽考之老。秉持鈞軸而
公精神矍鑠。纔如五十許人。其盤舊學。旦夕將有
安車之召。則其出而平章天下也。有如此算矣。公
嘗自爲二算鏡。士人爭傳誦之。今吳門好事者。競
做公所爲。以行酒。以公嘗
居曹村。因謂曹村令云。

我箴 有小引

先正有言。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亦我也。息齋讀而瞿然曰。孔子毋我。釋迦老子曰。無我相。文始真人曰。道無我。我之不可有也。三教有同然哉。爰作我箴焉。

五濁世遍地。戈矛我爲之。伏多生來。一切怨對我。爲之蓄。欲得怨對水消。戈矛偃伏。須是斬草除根。莫教藕斷絲續去。一我三教足。

普同塔引

東坡之銘暴骨也。曰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則其主矣。噫。此真仁人君子之言也。從來掩骼埋胔。食報不淺。而世人鮮留意于此者。良以黃金能語。白骨無言。與其施恩不報之地。何如市德必償之人。于是着慳貪想者。徒飽自己膿血。卽生布施心者。亦遑顧誰氏枯顛。不知羈魂旅魄。飄泊堪憐。暮雨晨風。凄傷欲絕。王恉之墓客舍書生。陳元之瘞饑歲萬殍。稽之狂牒。因果昭然。世間容有負心之活口。地下決無背德之

灰骸爲之王者。繫惟仁人君子是賴。余伯兄孟然先
得我心。慨然首倡義舉。欲建普同塔于潯鎮之隙地。
而比丘某踴躍贊助。誓共圓成。若自作若教他作。見
作隨喜。伯兄與比丘之謂也。伯兄曰。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弟。其爲我廣之。余因書此以徧告仁人君子。

潯水普同塔疏

曹溪西去數武。爲南潯鎮。有報國寺。南林上人曾斷
一手以誓。與復該寺。至今機緣未就。然爲法忘身一
念。何異斷臂之神光。余素嘉其真心實行。庶幾其無
我相者乎。一日持疏冊。欲建普同塔于寺之彌陀閣
後。而丐子言爲勸。余不禁撫掌歎曰。善哉。普同塔之
義大矣。哉。衆生流浪生死。靡有了期。皆緣不普不同。
一我相爲之根也。我之爲相。不啻山高難摧。海深難
涸。我痛我癢。我苦我樂。我饑我飽。我寒我煖。我自知

之若他人之痛癢苦樂饑飽寒煖則我不知也知則于我不勝其愛護愛護之至因而積過無算不知則于人不勝其漠視漠視之甚因而造孽無邊有能明乎普同之義則現前蛇骨盈墟塞芥于其中求一分別之相了不可得欲不發普心不作同觀又寧可得也既普既同則我山自摧我海頓涸無聖無凡無古無今無不團圓相見于大光明藏中至此而後生死根株堯底截斷矣故曰普同塔之義大矣哉余所以嘉南師之誓願而不能已于言也若僅僅以掩骼埋

齒澤及枯骨之勝。因爲之讚歎勸施。則視南師之願。甚淺而余言亦贅甚矣。請質之諸方明眼者。

西天王寺募建普同塔地藏殿疏

余之爲普同塔募疏者。不知其幾矣。大約募主雖異。募義則同。無非以磷磷白骨。慘慘青燐。爲毒霧辛霜之所飽嚙。酸風淡月之所盤旋者。皆我過去之六親。未來之郵舍。與現在之影像也。一回首轉腦間。自有令人坐視不忍者。雖募義之闡揚。似已什得八九。未免有筆枯墨鏤之憾。歲在戊申夏。有西天王寺僧定澄。欲于寺傍隙地。募造普同塔。隨建地藏殿。廣慶幽冥衆生。屢促余一言。而未有以應。定澄曰。居士蓋嘗

爲普同塔說無盡義者也。今于西天王寺獨斬一言。豈普者同者如是乎。抑不普而普不同而同。別有第一義存乎。請居士速道。余唯然曰。應如是。普應如是。同無邊刹海。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越于當念。不普而普。乃真普矣。不同而同。乃真同矣。因書其冊以歸之。

吳江北門外三官殿募建普同塔疏

普同塔者。卽古先王澤及枯骨之善政。與夫仁人君子。瘞饑殞旅。掩酪埋齧之慈心。陰德推而廣之者也。余爲普同塔疏勸者。不一次矣。茲江城北郊。遺骸委積。有一行僧廣募善緣。建塔于三官殿之傍。而復乞言于余。余不覺愴然有感曰。天地間世界無盡。衆生無盡。凡此燐燐白骨。亦與之俱無盡。總之地水火風之所和合。倏聚倏散。成住壞空之所遞遷。頻往頻來。安知非我多生眷屬。曾飽淒風慘月于其下。又安知

非我無量劫來亦嘗舍生受生如郵亭傳舍于其中而能不目睨心摧忍置陌路也然則此普同也不當作沉冥衆生堆墟委莽之普同觀直當作諸佛菩薩一切平等團團相見之普同觀有不歡喜讚歎而爲之協力圓成亟種此良因乎余是以不禁饒舌而復疏其緣起如此

善緣菴疏

方今民窮財盡。淫祀非所尚也。而有能捍患禦災。則祀之。此禮所著也。崇禎十年冬。吳城之沙淥地方。有一佛像。自西浮水而至。泊一石丁間。經數晝夜。波湧濤翻。不移分寸。居民異之。因誅茆爲軒。焚香致禮焉。此猶村夫里婦。神道設教之俗見也。越明年。大江南北。飛蝗蔽天。傷禾稼無算。居民惶懼。不知所出。相與語曰。試禱之。西來佛像。或者護吾一方。未可知也。焚祝之餘。仰視飛蝗。倏忽散去。卒無害稼。衆皆踴躍鳩

工不日菴成。顏之曰善緣。佛之緣有以鼓人之善歟。抑人之善有以感佛之緣歟。事固有不期然而理則有必然者歟。卽禱蝗一節之靈應。佛之垂慈護佑。當未有艾。其或者歲亢旱乎。必且禱雨而雨降。其或者歲淫潦乎。必且祈晴而潦止。夫使邑有賢侯在上。而蝗螟水旱不能爲之災。我儕之尸而視之。當若何而木偶之。佛像具是功德焉。其何可以弗祀。余是以歡喜樂道其事。且以見邑人嚶嚶望歲。欲日暮賢邑之意。

答李大司農書

後浙江嘉興府嘉興縣籍。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也。蘇松等郡。則五年一編審。浙西等郡。則十年一編審。年來役法之弊壞。飛詭之濫觴。大約吏胥爲政者。十之八九。花多爲少。詭有爲無。役之輕重。全不照田之多寡。於是出殷實一說。懸坐重役。有乘機射利者。有借端報復者。下不顧百姓身家。上不顧朝廷公務。後目擊心傷。不識忌諱。冒扞臆見。干瀆天聰。幸荷聖明洞鑒。下之貴部看議。台臺向年節鎮。東南曲軫民隱。

役務一節。尤素所留神。以惠顧東南之盛心。出爲久
長無弊之石畫。當無俟俊之更贅一詞矣。乃復承手
檄下頌。詳悉開示。具仞台臺體國恤民。至虛至公。敢
不有以復明諭之及乎。免例品級。浙西與吳郡不同。
浙西田窄。免例亦窄。吳郡田寬。免例亦寬。昔年徐簡
吾老公祖。裁定免例。至今尚存。狀今日時勢。似又不
同於疇曩。賦役日煩。民生日蹙。聖明在上。又軫恤小
民。倍至恐。昔日之免例。未可據以入告我后也。伏候
台裁者。一說者曰。貧民之數畝。豈堪與什百畝者共

派役銀不知數畝之田欲安頓甲下里長要錢。扇書要錢每畝不下錢計。今若俯從末議無田不役則每畝多不過壹分少不過半分收壹擔之人而爲壹分半分之出不猶愈於里扇之橫索乎。且零畝不幫則又大開花分之門矣。伏候台裁者。二說者曰。貼役之議見今行之副役曾不破壹文。是以告者過也。俊據吳江一縣而論。共田壹百拾叁萬畝。零除去鄉紳舉貢監儒雜職等優免而外。每冊以肆拾萬畝作空役。每畝輸銀壹錢。約銀肆萬兩。近來都供別項支用半

飽吏胥谿壑。特未曾分毫給與當役之人耳。今若俯從末議。某項重役。該幫若干。某項輕役。該幫若干。咨行撫按兩臺。行令各府州縣。斟酌至當。著爲定例。須要實實給與當役之人。更不得借空役名色。那移別用。又何慮其有幫役之名。而無貼役之實也。伏候台裁者。三總之吳會與浙西各府之情形不同。而小民之苦累相似。倭一腔癡愚。但知從朝廷起見。從百姓起見。此舉實府怨非沽譽也。所持台臺之精白乃心。上媚一人。下軫萬姓。必不爲旁議所淆。故敢畢抒狂

警仰副咨詢。虎新台慈照宥。

金文通公集

卷十九

答李大司
農書

六

又答李大司農書

俊再捧台檄。蒙下詢鄉紳優免一節。具仍台臺慮終
謀始。期於萬安萬當。一片惠顧小民之盛心。與扶植
衿紳之厚誼。勃溢楮墨間。敢不再布愚衷。仰佐採擇。
竊以爲當役與幫役之義有二。當役者。如百畝之田。
卽當百畝之役。所謂庶人徃役之義是也。幫役者。多
則每畝幫分許。少則每畝僅數釐。所謂衆擎易舉之
意是也。鄉紳而免其力役。已叨朝廷優厚之典。鄉紳
而一體津貼。正爲四民好義之倡。免則不妨於幫。幫

亦仍不礙夫免。至於優免之多寡。應否遵照會典限制。而稍爲變通。應否酌量地畝寬窄。而相機裒益。是在台臺挈其大綱。毅狀主持於內。咨行撫按兩院。析其端緒。徹底清釐於外。使小民無不平之鳴。正所以厚鄉紳。使鄉紳有好義之實。乃所以報君父。台臺之爲此舉也。江南億萬姓。當子子孫孫。生生世世。祀高厚于無疆。豈磨崖勒石。所能紀其功德哉。總之是畝均幫。則幫之爲費甚省。不獨零戶便。卽士紳亦便。若右幫有不幫。則避幫之法百出。不獨花分依舊。卽詭

寄亦必依舊役之均也。其何日之有。屢辱虛懷下詢。
忘其冒昧。統祈裁察施行。

上韓撫院書

敬啓。法立弊生。自古所嘆。蓋嘆奉行之不善也。然或利多害少。或利害相參。未有奉行全失其指。致良法美意。反以便民者。害民如邇來保甲長一則者也。向爲居民現總之役。一切差徭勾攝。往來承應。無不責成。現總波累多端。蒙老祖臺軫念地方。洞悉疾苦。徹底革除。憲諭煌煌。萬姓歡呼。止有逃人一項。遵督捕刑行。則例立保甲長爲之稽察。其餘繁與保甲長無涉。不意年來奉行者。不仰體老祖臺愛民至意。反借

題誅求一應地方大小事件悉攢累保甲長公差紙
票絡繹糾纏輪值之家如遭橫禍因而有力者百計
賄免貧弱者坐待淪胥四境囂然如坐湯火其害有
甚于居民現總舉老祖臺一片愛民血誠竟爲舞文
亂法之奸蠹埋沒殆盡治某目擊痛心不覺嚙指頰
足伏乞迅發鈞示立行禁止仍嚴檄郡邑恪遵初頒
禁約革除近日苦弊庶不負我祖臺昔年立法初心
而闔郡之家尸戶祝早暮頂頌又寧有旣也揣此力
疾籲陳統祈垂鑒顯候德音曷勝翹切

議除現總十苦

謹議爲恤民不在紛更。甦困在于剔弊。謬陳芻蕘。仰備採擇事。竊照在城內外。畝民輪充現總之役。現年一年一轉。總甲四十五日一輪。最煩重者。莫如逃人一項。次則人命盜情。火發封刷船隻。過往繹夫造船鑛夫等項。其瑣屑者。不堪枚舉。事無巨細。皆現年總甲之責。力不能自身充當。勢必倩人包攬。名曰走畝。遇有逃人等事。百計恐嚇。儘費儘騙。卽承值瑣事。大小衙門差役。絡繹呼喚。事事要錢。宜乎民生日瘁。畏

役轉甚其苦累誠有難以殫述者。蓋向來現總因本身不諳役務。催地方之貧而耐勞者代當。現年貼役五分總甲貼役一錢。每日總計不過一錢五分資其口食。以供奔走。答應官府。今現年總甲盡屬積棍包攬。每日貼銀五錢。鬧市倍之。既已安享肥利。尚欲見事生波。串通衙役。兜攬說合。百計索騙。倘遇有重大事情。竟自遁去。正身受罪。費則盈百盈千。殉以身家。居民當役之苦。約略如此。乃近日奸胥棍。復朋謀構局。倡言市廛間架起役。名爲居民總甲。沿門科派。

事未舉行。費已不貲。宜乎居民之驚惶罷市。此紛更爲害之大端。斷斷乎亟行議寢者也。至於閭民現總之苦。委宜加之軫恤。有可以因事節省。徹底清釐者。除得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惠。無論本人自當僱人代當。總不至于畏如湯火也。謹條列如左。

一 稽察奸宄東人。自有四隣十家長舉首。若四隣十家長。通同容隱。或經官府發覺。或被傍人首告。則四隣十家長。自有連坐之律在。何必現年總甲代報。日夕擔不測之憂。此其苦之當除者一也。

一人命自有屍親告理。兩隣干証質對。乃以申報責之。無干現總。無論真偽。應管人命之衙門要報。卽不應管人命之衙門亦要報。以至籤票星飛。狼差蜂擁。一家干涉人命。闔城爲之鼎沸。甚有居人命爲奇貨者。護兇身。則喚其以假報真。護苦主。則喚其以真報假。報假報真。其害總歸于正身現總。此其苦之當除者二也。

一。局內失盜。自有失主。併兩隣呈報。聽官府差捕訪緝。何必責之現總。報強報竊。報多報少。一有錯

悞總之正身現總受累。此其害之當除者三也。

一封刷船隻應付小差。自有埠頭承值。遇大兵。臨必須巨艦。卽有司親自封捉。尚苦勢要奪回。辱官毆役。付之無奈。責之區區。現總何敢與抗。此其苦之當除者四也。

一封過船隻。自有原差管押。大者交付埠頭。小者立時押進城內。何必派現總看守。一有脫逃。需索百般。此其苦之當除者五也。

一起解東人。自有壯丁逐程押解。沿途有各府縣。

汛兵接替護送。何必派及現總索費紛紛。此其苦之當除者六也。

一城內失火。自有兩隣舉報火頭。乃一槩責現總。儘有住居寫遠。甚至城內城外相隔者。申報稍遲。官差立至。罪與火頭等。此其苦之當除者七也。

一經過差使。需用絳夫。自有官發錢糧。僱覓何必責之現總。有夫無夫。折多折少。害貽正身。此其苦之當除者八也。

一造船需用牽鑽夫。槩派現總。日逐拘拏。往往造

船未完。折夫乾沒無算。此其苦之當除者九也。
一凡修葺各衙門需用各色匠役自有當官匠頭
承值該縣工房支應一槩責之現總要磚瓦要木
植奔命不遑非錢不了此其苦之當除者十也。

以上十苦既除則各屬現總之役自當可催人代當
亦可誠實之人代當固不至不病而吟卽奸猾之人
包當亦豈能無風起浪省官府多少牌票省差役無
數詠求庶苗民有安枕之期比戶有樂生之象端不
負

聖天子軫念小民之至意矣

勸止健訟芻言

息齋老人自壬寅歲蒙

恩歸田迄今已六年所目擊我三吳地方賦稅繁重徵輸孔亟且路當要衝各項雜差千頭萬緒奔命不遑爲我儕小民計惟朝夕拮据謀生上完

國賦下保身家尚虞不支豈容自尋苦累自甘蕩費如健訟一節竟相習成風既作今生怨對又結來世冤仇而恬不省悟也儘有微嫌小隙里戚可解杯酒可釋之事槩裝劫殺抄洗等大冒希圖官府准理甚而

非盜誣盜。非命指命。其意本欲累人。究還自累。請悉
言訟之爲害。勸我地方人等。其諦聽之。從來片紙非
易入公門也。買狀式要錢。代書人要錢。歇家要錢。訟
師打點要錢。自鄉入城。路上來回盤費要錢。此猶就
不准者言耳。萬一准理。承牌差役要錢。干證供給飯
食要錢。關會招房要錢。抄錄訴詞。審單要錢。經旬累
月衙門伺候要錢。或本地。或過客。央情要錢。事完得
勝。追紙謝保要錢。此猶就訟勝者言耳。萬一理屈。斷
輸。皂隸行杖要錢。納罪要錢。押保差人要錢。催贖差

人要錢。庫上完贖要錢。或甚而羈禁在獄。獄中使用
要錢。妻子送飯要錢。而且皮綻肉破。身受箠楚之痛。
鬻女賣男。家有流離之慘。此等苦楚。雖佛菩薩爲問
官。斷乎難免也。况更有一種刁悍之徒。不勝不休。我
告縣。彼且告府廳以壓之。我告司道。彼且告督撫兩
臺以壓之。我告督撫院臺。彼且百計投旗以壓之。糾
纏葛蔓。必致兩敗俱傷。身家隨之而後已。嗟乎。不過
一念好勝使然耳。詎料其害抑至此極也。余老人係
歸野叟。同爲

朝廷百姓誼均休戚惟願人人樂業安生村村家給戶足庶不負。

聖天子軫念小民至意故直布芻言沿門勸化知我罪我非所計也。

元宵示賑瞽目窮丐

時屆元宵。凡有目者。富貴則觀燈。貧賤則看月。雖一樣元宵。兩樣賞翫。而心目並耀于光明。其快樂無異也。獨念乞丐瞽目。燈光月色俱無所見。此現在之黑闇地獄。大可憐憫。本宅特損微貲。于本月十四日。在城隍廟內。每雙瞽一名。捨白米一升。白錢五十文。令其發心念佛。回光內照。庶幾皓月紅燈。不以目見。而以心見。本宅竊與之共遊光明藏中矣。元宵獨爲我有哉。

元宵示賑有目乞丐

三五良宵。須人我同慶。本宅憐彼瞽目乞丐。如長夜
不旦。獨無元宵。已於本月十四日。先行量賑矣。猶念
乞丐之有目者。仰視一天明月。莫療饑腸。遙望千門
燈火。難炊破竈。恐雙眸炯炯者。致苦半菽之不飽。反
怨兩目之猶存也。相應亟行補賑。擇於本月十八日。
許真正乞丐窮民。齊集圓妙觀聽候。本宅散籌驗給。
每名白米一升。白錢四十文。庶幾有目無目。均沾一
視之微仁。或後或前。總快元宵之令節耳。至於僧道。

有目乞正
驛夫不許一槩前來。溷擾徒取厭惡。決不濫給。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九終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十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年譜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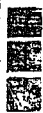
附宋寶穎年譜韻編序

附姪杲年譜韻編跋

附載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豈凡金公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祭謚文通豈凡金公墓誌銘

李 燾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瑩謚文通豈凡金公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太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
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

諭祭

賜瑩謚文通豈凡金公傳

金文通公集

卷二

目錄

二

年譜韻編序

昔錢洪甫爲文成先生作年譜凡世所語奇事不書而獨於文成致知之學前後悟入語次尤詳蓋以文成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于理學發揮于作用者亦不能不待于歷歲踐悟之深也人不可以無年年不可以無譜然自古聖賢豪傑其一生得力之處他人代言之終不若自言之爲親切有味哉余讀太傅息齋公所著年譜韻編不禁作而歎曰嗟乎盡之矣公之生平政事文章及立朝風采勳名顯赫

天下之人或能知之能言之至其夙興夜寐報劬勞于萬一舍茶茹蓼矢九京而不愧者天下之人固未必能知之能言之也然人有身當其易而怠于宦成敗于名高者往往而是公親邁陽九百六之運值雲雷草昧之時可謂難矣而卒能死生不移身名俱泰豈非其得力之處有暗符文成者則今年譜之所編在公亦有不能盡言之者矣而况于他人乎余瀏覽史冊古人之自作年譜者有矣而以年譜爲韻編者則自公始公弱冠之年卽參謁雲棲于心性之學實

有所悟故遊戲筆墨灑灑千言老而愈壯而非跼蹐
子文字間者所可望也白樂天之頌裴晉公詩有云
致成堯舜昇平代收得夔龍康健身又云故情歡喜
開書後舊事思量在眼前余小子請以二詩爲公賦
之將見百年期頤日升而月恒焉公之譜與年俱無
盡矣公听然而笑曰小子殆知我者遂爲序

昔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陽月望前二日年家眷小姪宋

實頴謹題

年譜跋

年譜心書也古達人君子自幼而定志以至少而壯壯而老其間盛衰得喪循環屢變而中之所守屹不可移故隨遇而應之爲孝爲弟爲忠爲信爲匡濟民物爲扶植紀綱舒而煦日祥風慘而霜華冰月皆此心之可以大書特書者也曩奉筆札侍吾叔父太傅左右嘗以年譜爲請久未之許一日忽以韻語出之凡二千餘言筆不停綴不移日而書成甚矣公之得於心者炯然內湛七十七年如一日也維公幼而

孝長而弟弱齡旗鼓文壇作者遜席少年登第澹若
不櫻闈禍熾天退安冷暑及爲郡守爲監司爲憲長
所至錢穀刑名燭照數計清風惠政聲滿邢晉豫楚
至四方多故流氛彼倡挺身戎馬鋒鏑間迨十餘載
恭遇

聖主開天皇途清泰首膺

隆眷翔步綸扉翊襄機密者十餘年會

世祖賓天遂力籲乞身蒙

恩予告偃息林泉猛謝塵網與深山衲子解徹禪宗則

公之忠愛在

朝廷事業在天下者皆不勝書而一不之及惟書其平生所遇與此心所應要歸於無歉而已雖然因公之心想公之遇又何歲何地不足以溯公生平觀公事業也哉景泰猶子夙蒙撫愛敬抒一言識諸簡末云康熙歲次己酉長至姪景百拜謹跋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十

吳江金之後豈凡著

年譜韻編

虛度古稀七。流光閃電疾。憶從墮地來。父母愛無匹。
三歲乳母離。萱堂怙食息。七齡瘡痘生。晝夜親憂織。
痘平外傳就。十二開筆墨。胞兄實爲師。講解頗勤憶。
十三應童試。屢試輒見抑。十九改麟經。工夫僅百日。

經淑泰清兄二十嘉庠入。歲底始完婚。娛親諧琴瑟。
廿一謁雲棲。戒殺奉爲律。靈山夙種緣。根苗從茲茁。
廿三大比年。觀場竟莫及。雙親含淚言。年老望子急。
過此再蹉跎。風燭恐將熄。聞訓無地容。發憤不遑食。
廿六倖賢書。廿七南宮弋。循例給假旋。高堂懼始輯。
廿八授除書。獲膺薇省秩。是歲叨覃恩。書債聊爾畢。
循次賦皇華。旋娛雙親膝。期滿仍牽裾。差回恰三十。
歸省寤寐殷。秋又銜命出。恰逢壬戌年。父母皆七十。
兒孫繞階前。天倫樂事緝。癸亥三十一。瓜期漸次卽。

急入春明門報命已歲逼甲子三十二。謬竽分考直。
取士十一人。何子非鳴翠乙丑三十三。考選已及格。
崔魏燄初張擠排緣獨立。勉就南祠部。歲餘儀司歷。
高堂迎署中。團聚樂無極。容曹吏隱稱。石頭名勝脛。
是年三十四。愛妾沈氏卒。心緒正無聊。遷郡爲順德。
忽焉簿書嬰。兼且衝途值。是年三十五。發憤圖自植。
民瘠頗朴淳。撫字竭心力。各屬解錢糧。原封總不拆。
雖設庫吏書。法馬塵封訖。公費及羨餘。絲毫罄除革。
亢早跪禱勤。除蓋炎威逼。雨來猶長跪。直候甘霖溢。

各臺暨小民。上下譽詞翁。四載獲量移。童叟攀轅泣。
罷市幾浹旬。遮道祖送塞。至今南關外。清廉碑篆葺。
遄歸嫁長女。老親健逾昔。我年三十九。星沙催任急。
長江上下間。寇帆嘗絡繹。設法嚴譏防。擒渠始伏匿。
俗習雖豪獷。馴之易以戢。轉瞬二年間。盜靖民寧謐。
我年四十一。尋轉大叅級。趨歸上壽觴。親年又八十。
較之十年前。歡樂踰伯什。親旣壽且康。蘭砌復茂密。
盤桓半載餘。方乃奉新檄。駐劄江信州。優游縻俸食。
暮年又量移。蜀臬馬湖飭。歸途抵武陵。陡聞父病亟。

星馳入里門。我父喜侍側。執手絮叮嚀。只要兒報國。
侍奉十日餘。白日遽西匿。身代亟呼天。天高不肯恤。
見母號痛深。徒有搥胸呔。喪禮藉兩兄。勉強拖衰纒。
是年四十二。終日背母泣。家門本福全。獨恨怙先失。
母悲兼復焦。諄諄瑩兆覓。移盼倏二年。母躬幸安適。
丁丑秋八月。母忽微示疾。身無痛苦纏。易篋猶念佛。
遍呼兒孫來。訓誡細微悉。端然逝吉祥。定生西方域。
痛哉四年間。雙親相繼沒。憂纏喪次中。我年四十七。
幸獲瑩兆圖。筮龜咸叶吉。兩兄皆同心。已卯襄事畢。

家居七八載。無顏小草出。明末時事艱。功令罔敢佚。
庚辰四十八。策蹇長安入。痛念江南苦。冒昧請均役。
疏陳旋報可。部料咸允勒。南瑞兵道銓。是冬卽就職。
瑞寧及奉新。大盜素爲窟。盤踞茅竹山。官兵罔敢執。
挾矢率親丁。徒步上山巔。鄉民皆奮呼。生擒百餘賊。
兩臺深歎嗟。勞勛稱第一。本是遷謫流。誤列知兵實。
言路薦章盈。巖疆遇缺給。辛巳四十九。已轉固原臬。
撫按漕科留。坐題糧道缺。拮据于臨期。催糧又催楫。
策馬章江濱。食息靡寧刻。茹苦百晝夜。船糧共齊集。

飛舸親押催。黃河驚浪吸。連幫銜尾進。抵通事。早。一載忽五遷。壬午屯撫陟。受事甫月餘。旋奉齎治救。馬上趨赴任。是年我五十。平臺蒙召對。恩賚驚踰則。竭蹶戎馬場。我年五十一。經歲枕甲戈。寢食卒伍習。事平瀝血辭。嘉勞賜幣帛。萬死一生餘。復厠司馬側。會丁鼎革運。猶如隔世憶。劇嬰流逆苦。自刎復自縊。惜爲同難救。一死賒塞責。是年五十二。海丁陽九厄。痛定還思痛。夢魂恒悚惕。天心厭亂甚。

皇清定夏雨恭逢

順治聖日月仍麗天仁德符三代義旗耀八埏逆孽芟
除盡版圖歸附全用人惟求舊朝野無遺賢我本貳
樞曹覲顏復備員我年五十三澄兒北來瞻父子忽
相逢驚喜作夢占但聞三兒融是夏已歸泉可惜恂
雅質不復依膝前悲歡一時萃未幾澄兒南我年五
十四濂兒繼入燕隨例遊太學偶喜脫青氊貳樞一
載餘承乏佐中銓縻祿甫年半司空正席專丁亥戊
子歲兩兒痘殤煎壽于巳丑夏徼

恩請假旋是年五十七再生入故鄆里老懽相接族姓

慶團圓。澄兒甘旨奉。孝養無間言。福過滋災咎。殃胎
長子捐。雖倖餘生。在五載喪。明連假期。忽云滿。收淚
復命還。庚寅一品加。辛卯中樞遷。是年五十九。生子
名世濬。秉樞係重任。詎意寵眷偏。誓除債帥弊。庶足
答涖涖。涖濫竽周二載。黜幽宜我先。風紀責更鉅。異命
又專懸。控辭終未允。黽勉領臺班。受事四閱月。澄清
乏毫纖。虛聲達

睿聰復濫冢卿階。引咎堅辭屢。終負進退擔。是年六十
二精力漸衰綿。正思圖稅駕。綸扉又特宣。揣分中心

疾彌深伴食慙。乙未六十三。

欽點總裁官。欲簡天下士。受命心膽寒。焚香明神矢。務使真才殫。勉竭宵旦力。兢兢大典完。是春喪六郎。悲勞傷心肝。闡事甫告竣。行幄刻加虔。一病遂委頓。致動

聖懷酸。

君臣相視泣。亟遣太醫探。恐如朝露殞。又命繪像來。

君恩等怙覆。捐軀難報天。醫藥賴有瘳。入直命頻傳。隨行空署尾。詎勝啓沃肩。丁酉六十五。漢兒侍衛編蒙。

恩軫及子。破格授蝦銜。前此乞假後。離家又十年。引例陳情切。復荷。

聖明然臨軒。天語囑。慎勿戀家園。是年六十七。又得回鄉。闕老妻時病。目一見。目青痊。別久。權相聚。備覺恩情。纏修焉。欽限迫。割裾覲。

天顏幸已趨北。闕又勤。欽使遄。

天子聞而喜。溫言慰勞倦。是年六十八。躡從南苑。改辛丑春王初。

聖躬忽欠安。鼎湖遂莫挽。敷天號勵聯。况我承。

恩渥身殉猶未厭。

新王初登極。寧敢乞投閒。四月方陳請。不肯放歸田。是年六十九。家訃鼓盆潛。九月再補牘。准假仍如前。五十年。夫婦訣別阻雲山。憑棺一痛哭。相逢期禪關。荏壬寅歲。正遠古稀年。猶廁黃扉籍。晝夜凜。迺適激切籲歸老荷蒙。

天恩全稠疊。隆異數。古今實罕兼。撫躬還循省。益懼報稱難。歷陟院部署。凡十有八年。一品考滿再十疏。方賜骸。由今以遡。往親恩。江海淵。追前以觀後。

君恩天地寬。往事經七十。歷歷猶目前。越今腕力健。書此俟攷焉。天猶假年乎。再續留後看。

金文通公集卷之二十終